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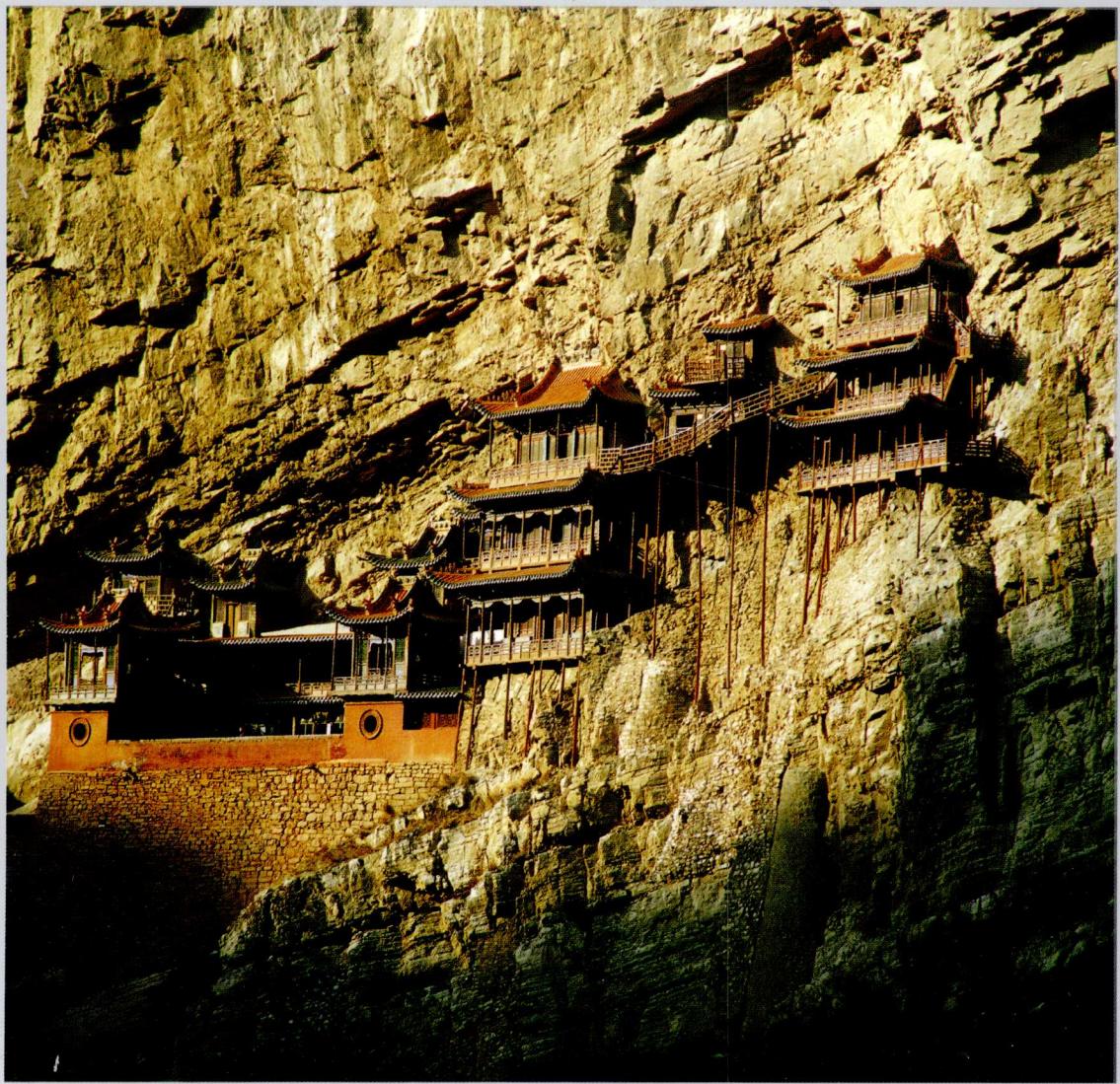
READERS

读者[®]

——合订本——
2002.1—12 / 总第270—281期

珍藏版

◎ 博采中外 ◎ 荟萃精华 ◎ 启迪思想 ◎ 开阔眼界 ◎



刊号: CN62-1118/Z ISSN 1005-1805

读者杂志社

 DUZHE

读者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 - 1805

CN 62 - 1118/Z

国内邮发代号：54 - 17

国外发行代号：M 1161

主编：陈绍泉（兼）

顾问：胡亚权

常务副主编：彭长城

副主编：陈泽奎

编辑部副主任：李剑冰 袁勤怀

责任编辑：富康年

编 辑：侯润章 王 禺

编辑部电话：(0931)8773354

美术部副主任：高海军

美术编辑：高海军

美术部电话：8773353

经营部副主任：康力平

广告 8773309 杜孟瑛

发行 8773309 王 納 张笑阳

服务部 8773350 白熠峰

通 联 8773352 张正敏

编辑：《读者》杂志社

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

制版：《读者》电脑设计室

印刷：兰州新华印刷厂

发行：兰州市邮政局

通讯（投稿）地址：

(730030)中国·甘肃省 兰州市

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杂志社总机：(0931)8773352

传真(FAX)：(0931)8773310

电子信箱(E-mail)：

duzhe@public.lz.gs.cn

社址：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甘工商广字 6200004000088 号

广告总代理：

北京天汇广告公司

电话：(010)65661239

《读者》(乡村版)、《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同时出版

2002年第1期(总270期)

文苑

·卷首语· 始终如一的关怀	彭长城	1
·文苑· 劳拉的圣诞节	弗朗西斯·格雷·帕顿	4
秋 颂	罗 兰	6
战鼓声中的波梨耶	覃卓颖	7
诗二首	拉苏尔·加姆扎托夫等	10
心中的芦苇	张 弛	11
第18475支香	黄孟文	14

·小品· 夫妇之间	王了一	63
-----------	-----	----

·书摘· 离奇的首都华盛顿	吉耶博 若弗兰	48
---------------	---------	----

人物

·人物· 另类的鲁迅	吴志翔	8
·历史一页· 特别告别	曲力秋	12
·名人轶事· 名人轶事		41

社会

·社会之窗· 逝去的书信	张抗抗	42
·杂谈随感· 时常把一把斋	马霁鸿	20
活跃边缘	詹克明	30
选择的边界	赵 晓	36
教师与士兵	余 杰	43
一条生命值多少钱	曼 昆	55

·今日话题· 倾斜的高考分数线	刘 健	16
-----------------	-----	----

人生

·人世间· 父亲	罗伊·波普金	19
一个孩子的力量	霭 晨	22
·人生之旅· 人生三态	吴娟瑜	13
学习过感恩的生活	郑志文	28
怎样开启易拉罐	广 民	39

·两代之间· 你的孩子让我抱抱	宗利华	32
-----------------	-----	----

·青年一代· 30岁以前不必在乎的30件事	竹 子	24
成功者说	忘 川	40

首届
国家期刊奖第二届百种全国
重点社科期刊甘肃省
一级名牌期刊

·心声·

写给《读者》的话

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984年。这一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也是我结识了一位无言挚友的一年。拿了第一个月发的工资，买了一本《读者文摘》（即今天的《读者》）。从此，我便再也不和她分开。

永远忘不了《绞刑架下的报告》，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和平安宁生活的可贵与幸福；永远忘不了《一碗清汤荞麦面》给我精神的震撼，读罢泪流满面，顿生不息奋斗之心；永远忘不了《你丈夫真好》，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从教18年，我已教了整10届学生。每一届的学生，我向他们介绍的第一位朋友便是《读者》。正是这位朋友使他们懂得了什么是真、善、美，使他们认识了生活、社会与自然，更使他们插上了理想的翅膀，飞向了广阔的世界。

今天，当他们飞越重洋跨入哈佛大门的时候，当他们走进了清华、北大校园的时候，当他们走向全国各地不同的校园或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永远忘不了的除了敬爱的母校，还有难舍的《读者》。

受馈于《读者》的委实是太多了，感激之情难以言说，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读者》，我人生之途永远的朋友。

广东读者 / 梁昭远

一月 A 目录

人 生

·婚姻家庭·	现代与家庭	梁晓声	26
	执手	姚惠	27
	阳光不锈	雨晴	46

生 活

·生活之友·	全都是好人	黄迺毓	15
	最珍贵的赠品	占砚文	31
	不要和老鼠比赛	张国庆	60
·经营之道·	金钱之外的奖励	晓兰	50
·心理人生·	宽恕	杰瑞·哈伯特	18
	有风格的小偷	林清玄	21
	秤	星竹	38

知 识

·知识窗·	“香巴拉”和“香格里拉”	王怀林	52
	大自然的时钟	张亨	62

看世界

·在国外·	Shep的故事	肖雪慧	33
	休闲的欧洲	车耳	56
·风情录·	街头的吻	冯骥才	58
·天南地北·	零年的诅咒	童未央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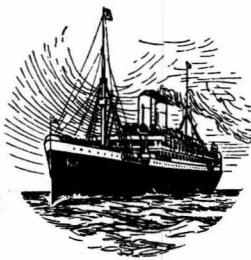
点 滴

·漫画与幽默·	漫画与幽默	34	
·言 论·	言论	47	
·补 白·	别样的怀念	文武	23
	致命物质		29
	守时	李忠东	37
	华伦达心态	胡梦涛	51
	上帝亲启	亦乐	59

交 流

·编读往来·	展示成果 憧憬未来	笑阳	64
·封 面·	小天使	全景供稿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编辑部，由本刊负责调换。



卷首语

始终如一的关怀 ——寄语 2002 年《读者》

● 彭长城

2001 年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年，申奥成功，足球出线，加入 WTO，成功地举办 APEC 会议。

2001 年，也是中国媒体分化组合的一年，电视湘军异军突起，阳光、新浪、四通联手，新报新刊目不暇接，市场意义上的期刊集团初露端倪。这一切既是东风亦是压力，借东风，《读者》推出第二份子刊——《读者欣赏》，这是一份以图为主，以文为辅，图以传情，文以达理的性情杂志，一份公民的美学读本，正忐忑不安地等待读者的认可；压力下，《读者》的同仁们诚惶诚恐地编发每一期稿件，祈求每篇文章找到知音，每个故事让人感悟，每幅插图妙趣横生，每段幽默令人发笑。天道酬勤，《读者》的发行量经历了一小段时间的下滑后，很快止跌爬高，年底月印量又突破 500 万册。

2002 年，是中国以开放的胸怀走向世界的一年，入世将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廉价的商品、优质的服务真正来到老百姓面前。

2002 年，将是中国期刊市场充满变数的

一年。老牌的大众化刊物正在淡出市场，包装精美的财经、时尚类刊物成为新宠，资本大鳄觊觎期刊的运作，网络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包括《读者》在内的中国期刊方阵已经启动，期刊进入品牌经营时代。

但不管期刊市场有什么变化，我们知道《读者》应坚持什么，读者需要什么。《读者》同仁们将针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带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变化，针对人们在这种变化前迷茫、观望、不知所措的心态，将在选文和栏目方面做一些调整，提供翔实的、有价值的资讯，激励大家勇敢面对接踵而来的考验，分享变化带来的喜悦与痛苦。

我们能承诺的是，《读者》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追求，用事实印证生活中的美、智慧、优雅和崇高，在喧嚣市井中保持一方精神的净土。

人心是相通的，愿《读者》以她脉脉的人性光辉，烛照我们的生活，温暖我们的心，伴我们度过 2002 年的每一天。





读者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 - 1805

CN 62 - 1118/Z

国内邮发代号：54 - 17

国外发行代号：M 1161

主编：陈绍泉(兼)

顾问：胡亚权

常务副主编：彭长城

副主编：陈泽奎

编辑部副主任：李剑冰 袁勤怀

责任编辑：富康年

编 辑：侯润章 王 强

编辑部电话：(0931)8773354

美术部副主任：高海军

美术编辑：高海军

美术部电话：8773353

经营部副主任：康力平

广告 8773309 **杜孟瑛**

发行 8773309 **王 焱** **张笑阳**

服务部 8773350 **白熠峰**

通 联 8773352 **张正敏**

编辑：《读者》杂志社

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

制版：《读者》电脑设计室

印刷：兰州新华印刷厂

发行：兰州市邮政局

通讯(投稿)地址：

(730030)中国·甘肃省 兰州市

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杂志社总机：(0931)8773352

传真(FAX)：(0931)8773310

电子信箱(E-mail)：

duzhe@public.lz.gs.cn

社址：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甘工商广字 6200004000088 号

广告总代理：

北京天汇广告公司

电 话：(010)65661239

《读者》(乡村版)、《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同时出版

2002年第1期(总270期)

文苑

·卷首语·	始终如一的关怀	彭长城	1
·文苑·	劳拉的圣诞节	弗朗西斯·格雷·帕顿	4
	秋 颂	罗 兰	6
	战鼓声中的波梨耶	覃卓颖	7
	诗二首	拉苏尔·加姆扎托夫等	10
	心中的芦苇	张 强	11
	第 18475 支香	黄孟文	14

·小品·	夫妇之间	王了一	63
-------------	-------------	-----	-----------

·书摘·	离奇的首都华盛顿	吉耶博 若弗兰	48
-------------	-----------------	---------	-----------

人物

·人 物 ·	另类的鲁迅	吴志翔	8
·历史一页·	特别告别	曲力秋	12
·名人轶事·	名人轶事		41

社会

·社会之窗·	逝去的书信	张抗抗	42
·杂谈随感·	时常把一把斋	马霁鸿	20
	活跃边缘	詹克明	30
	选择的边界	赵 晓	36
	教师与士兵	余 杰	43
	一条生命值多少钱	曼 昆	55
·今日话题·	倾斜的高考分数线	刘 健	16

人生

·人世间·	父亲	罗伊·波普金	19
	一个孩子的力量	霭 晨	22
·人生之旅·	人生三态	吴娟瑜	13
	学习过感恩的生活	郑志文	28
	怎样开启易拉罐	广 民	39
·两代之间·	你的孩子让我拥抱	宗利华	32
·青年一代·	30岁以前不必在乎的30件事	竹 子	24
	成功者说	忘 川	40



首届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



甘肃省一级名牌期刊

· 心 声 ·

写给《读者》的话

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984年。这一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也是我结识了一位无言挚友的一年。拿了第一个月发的工资，买了一本《读者文摘》（即今天的《读者》）。从此，我便再也不和她分开。

永远忘不了《绞刑架下的报告》，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和平安宁生活的可贵与幸福；永远忘不了《一碗清汤荞麦面》给我精神的震撼，读罢泪流满面，顿生不息奋斗之心；永远忘不了《你丈夫真好》，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从教18年，我已教了整10届学生。每一届的学生，我向他们介绍的第一位朋友便是《读者》。正是这位朋友使他们懂得了什么是真、善、美，使他们认识了生活、社会与自然，更使他们插上了理想的翅膀，飞向了广阔的世界。

今天，当他们飞越重洋跨入哈佛大门的时候，当他们走进了清华、北大校园的时候，当他们走向全国各地不同的校园或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永远忘不了的除了敬爱的母校，还有难舍的《读者》。

受馈于《读者》的委实是太多了，感激之情难以言说，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读者》，我人生之途永远的朋友。

广东读者 / 梁昭远

一月 A 目 录

人 生

·婚姻家庭· 现代与家庭	梁晓声 26
执手	姚惠 27
阳光不锈	雨晴 46

生 活

·生活之友· 全都是好人	黄迺毓 15
最珍贵的赠品	占砚文 31
不要和老鼠比赛	张国庆 60

·经营之道· 金钱之外的奖励	晓兰 50
----------------	-------

·心理人生· 宽恕	杰瑞·哈伯特 18
有风格的小偷	林清玄 21
秤	星竹 38

知 识

·知识窗· “香巴拉”和“香格里拉”	王怀林 52
大自然的时钟	张亨 62

看世界

·在国外· Shep的故事	肖雪慧 33
休闲的欧洲	车耳 56

·风情录· 街头的吻	冯骥才 58
------------	--------

·天南地北· 零年的诅咒	童未央 44
--------------	--------

点 滴

·漫画与幽默· 漫画与幽默	34
---------------	----

·言 论· 言论	47
----------	----

·补 白· 别样的怀念	文武 23
致命物质	29
守时	李忠东 37
华伦达心态	胡梦涛 51
上帝亲启	亦乐 59

交 流

·编读往来· 展示成果 憧憬未来	笑阳 64
------------------	-------

·封 面· 小天使	全景供稿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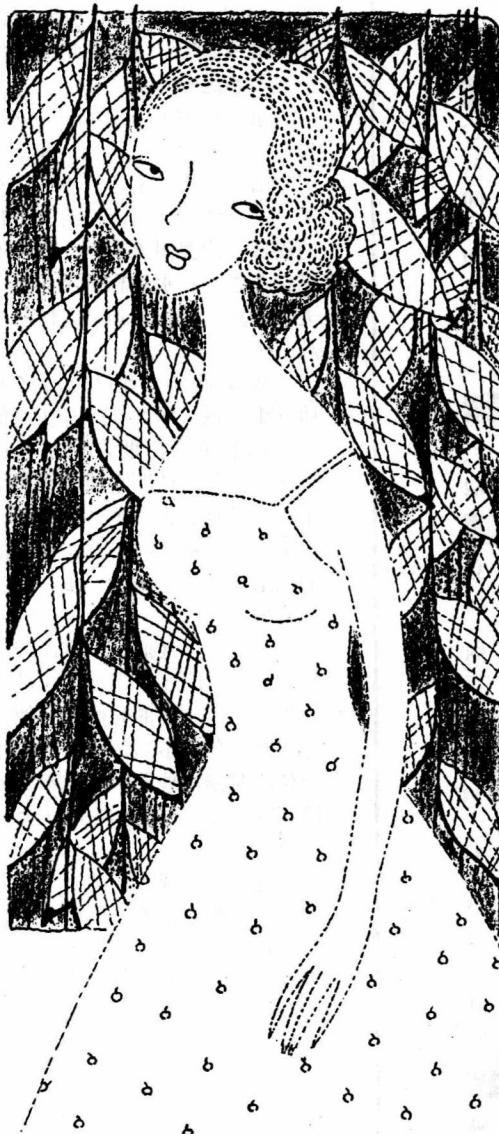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编辑部，由本刊负责调换。



●[美]弗朗西斯·格雷·帕顿

○李 威编译

劳 拉 的 圣 诞 节



圣诞节后的第一天，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皑皑的白雪在悄悄地融化，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水汽，隐约还有一些幽幽的芳香，好像是身边有一些鲜花正在绽放。埃米莉正驾驶着汽车送孩子们返回学校。

“哦，这个圣诞节过得真是太好了！恐怕再也没有哪个家庭会拥有这么美好的圣诞节的。当然，这一切都是劳拉带来的。”埃米莉一边驾驶着汽车，一边幸福地回味着圣诞节时的美好时光；同时，她扭头看了一眼劳拉——她的女儿，一个身材苗条、乌发如云、亭亭玉立的14岁的少女。此刻，她正静静地坐在自己的身边，美丽而优雅。作为母亲，她感激孩子们所带给她的一切，并为他们的成长而感到骄傲与自豪。想到这儿，激动与兴奋洋溢在她的脸上，一股暖流迅速涌遍全身。

“今天真暖和，真有点儿像是春天了。是不是，劳拉？”她一边收回投向劳拉的目光，一边问道，“不过，这种天气可说不准，明天也许就又会风雪交加了。”

“是的，妈妈。这鬼天气，就像是克劳狄斯王的笑脸，虽然表面上笑容可掬，实际上他骨子里阴险狡诈得很呢！”劳拉面露羞涩，模样可爱极了。

“正是这样。”埃米莉赞同地点点头，但是对于克劳狄斯王是谁她却没有想起来。直到后来她在劳拉的书中看到一本《哈姆莱特》的时候，她才想起来。那一刻，她更加感到当初她和亨利竭尽全力地让劳拉去接受教育是一个多么明智的决定啊！瞧，劳拉已经会引用文学典故来形容天气了，她觉得心中无限自豪！

由于时间尚早，她的车一直都开得很慢。这时，她的思绪又回到了一个月前那个暗淡的日子。那天，她正在餐馆里吃午饭，正好遇到了亨利。亨利神情沮丧，面色忧郁地坐在她的对面，沉默良久，才告诉她他失业了。一家更大的公司兼并了他主管的那个销售处，销售处的全体员工一下子全都失去了工作，就连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帮助他们渡



过难关的遣散费也没能得到。虽然亨利对再找一份工作并谋得一个好职位胸有成竹，但是由于他对老公司的忠心，使他竟然对一家盛情邀请他加盟的公司向他发出的友好信视而不见。而就在那时，他又收到了住在俄亥俄州的身为中学教师的哥哥的来信，从字里行间看，他们全家已经陷入了困境。信中说，严重的胃溃疡正折磨着他，他简直难以忍受；他的一个孩子必须要做一个大的手术；而他的妻子又快要生下双胞胎，他目前已经山穷水尽了，急需 500 美元。

“我想他确实急需帮助，”听完亨利的叙述，埃米莉说，“我们有必要给他们寄 500 美元过去。”

“这我也想过，如果给他们寄去 500 美元，我想我们吃饭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亨利面露难色，犹豫不决，沉思了片刻，才阴郁地说，“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圣诞节的安排就要被打乱了。我可不愿意挤占我的保险金。”

“哦，不！亨利！”埃米莉惊叫起来，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更没想到亨利竟会这么说。她睁大双眼，吃惊地望着亨利，“我们会安排好圣诞节的一切的。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压缩开支，把主要精力放在孩子们身上。你知道的，他们是多么——噢，不，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希望能过一个丰富多彩、快快乐乐的圣诞节！”

“对小孩子来说也许是这样的，但是……”亨利抬眼看了看埃米莉，“但是，劳拉想要什么礼物呢？”

“她跟我提起过她想要一套芭蕾舞裙，大概需要 125 美元。她的同学邀请她去参加一些聚会。”

“那……你不打算用信用卡赊购吗？”亨利问道。

“不，”埃米莉斩钉截铁地答道，“我目前赊欠的金额已经达到最大限度了，我可不想去冒被拒绝的风险。其实，今天我本打算去偿还欠款的。”她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亨利忧郁的脸，沉默了片刻，“亲爱的，现在我们惟一能做的事就是回到我们的首要原则上来。”

“你……什么意思？”亨利疑惑地看着埃米莉。

“噢，亲爱的，你也知道，现在的圣诞节已经失去了它原先的意义，而是成了商人们牟利的一种手段。人们互相赠送的一些礼物，实际上就是一些广告的展示。其实，我认为，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们应该给人们送去我们的爱心——当然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能力给人们送去一些值得纪念的东西。如果你能送给孩子一匹马，那固然很好；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就送给他一个项链坠或是一本书也未尝不可。”

听着埃米莉的谈论，亨利逐渐恢复了希望，但仍旧狐疑满腹。

“亨利，你听我说，圣诞节我是这样安排的，”埃米莉凝视着亨利，继续说道，“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到我们的农场去，在那里，我们不需要为款待客人而发愁，你知道的，圣诞节期间光是酒水一项的开销就够惊人的。还有，我们可以吃我们自己养的火鸡，从我们自己的树林里砍一棵树做圣诞树，我们一家人还可以一起在田野里散步，唱赞歌。我想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一定会忘掉整个世界的，我们一定会过得非常愉快！”埃米莉情绪有些激动，目光中充满了神往。

“你以前过过那样的圣诞节吗？”亨利依旧没有信心。

“哦，当然没有！但是……”埃米莉叫道。

“那……好吧，现在你是我们家的指挥官，一切都照你说的做。但是，劳拉那里你去跟她好好地解释一下吧。”

“放心吧，亲爱的，劳拉那里不会有事的。”埃米莉满怀信心微笑着说。

“哦，可怜的爸爸。”当埃米莉把家里目前的情况向劳拉说明以后，美丽的劳拉难过地哭了，“那他今后该怎么办呢？”

埃米莉心头一酸，紧紧地拥抱住劳拉：“孩子，你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良久，劳拉抹了抹眼泪，微笑着对埃米莉说：“妈妈，我还从来没有到农场去过圣诞节呢，我敢肯定它会很美妙的！那情景一定就像是圣诞贺卡上的图片一样美极了！我喜欢那儿，我才不在乎什么圣诞礼物和那些聚会呢！”她一边说着一边提起脚尖，好像是准备翩翩起舞……

圣诞节的前几天，埃米莉一家来到了他们的小农场。那是很多年以前亨利买下来并且一直保留至今的一块土地，虽然只有 6 英亩，但毕竟是属于自己的，每每想起它或看到它，亨利就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

在农场里，埃米莉一家确实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他们首先到自己栽种的树林里砍了一棵树，然后精心设计，把它装扮成了一棵美丽的圣诞树；吃过晚饭之后，他们有的睡觉，享受着田野的宁静与安详，有的点着油灯，就着昏黄的灯光读书……孩子们对他们的礼物都非常满意：送给男孩子们的礼物有各种球、安装工具、故事书籍，还有许多从出售廉价小商品的杂货店里买来的小东西；送给劳拉的礼物则是埃米莉从一家出售二手艺术品的店里买来的一幅画和一枚原本属于亨利母亲的小胸针。劳拉微笑着接过她的礼物，说：“谢谢爸爸、妈妈，我很喜欢这些礼物。”然后高高兴兴地把画挂在床头，把胸针别在胸前。

●(台湾)罗 兰

秋天的美，美在一分明澈。
有人的眸子像秋，有人的风韵像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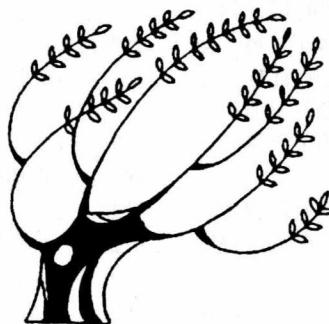
代表秋天的枫树之美，并不仅在那经霜的素红，而更在那临风的飒爽。

当叶子逐渐萧疏，秋林显出了它们的秀逸。那是一分不需任何的点缀的洒脱与不在意俗世繁华的孤傲。

最动人是秋林映着落日。那酡红如醉，衬托着天边加深的暮色。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随着暮色浸染，那是一种十分艳丽的凄楚之美，让你想流几行感怀身世之泪，却又被那逐渐淡去的醉红所摄住，而情愿把奔放的情感凝结。

曾有一位画家画过一幅霜染枫林的《秋院》。高高的枫树，静静掩住一园幽寂，树后重门深掩，看不尽的寂寥，好像我曾生活其中，品尝过秋之清寂。而我仍想悄悄步入画里，问讯那深掩的重门，看其中有多少灰尘，封存着多少生活的足迹。

最耐寻味是秋日天宇的闲云。那么澹澹然、悠悠然，悄悄远离尘间，对俗世悲欢扰攘，不



秋 —— 颂

再有动于衷。

秋天的风不带一点修饰，是最纯净的风。那么爽利地轻轻掠过园林，对萧萧落叶不必有所眷顾——季节就是季节，代谢就是代谢，生死就是生死，悲欢就是悲欢。无需参与，不必流连。

秋水和风一样的明澈。“点秋江，白鹭沙鸥”，就画出了这分明澈。没有什么可忧心、可紧张、可执著。“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秋就是如此的一尘不染。

“闲云野鹤”是秋的题目，只有秋日明净的天宇间，那一抹白云，当得起一个“闲”字。野鹤的美，澹如秋水，远如秋山，无法捉摸的那么一分飘渺，当得起一个“逸”字。“闲”与“逸”，正是秋的本色。

也有某些人，具有这分秋之美。也必须是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美。这样的美来自内在，他拥有一切，却并不想拥有任何。那是由极深的认知与感悟所形成的一种透彻与洒脱。

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也是淡泊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它把一切的赞美与宠爱都隔离在澹澹的秋光外，而只愿做一个闲闲的、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秋。

(李 锁摘自《文学故事报》)

2001年10月22日)

正是由于劳拉的喜形于色，才给埃米莉全家增添了节日的气氛。你瞧她不是用斧头劈木柴，就是和弟弟们一起玩耍嬉戏，或者是帮着埃米莉做饭，给火鸡肉撒上佐料，再就是和他的父亲一起谈论一些最近发生的政治新闻……总之，她看起来显得非常快乐！

晚上，埃米莉给劳拉倒了一杯淡淡的麦芽酒，这是她第一次喝酒。没过多久，她就坐在地板上，玫瑰红的脸蛋倚着亨利的膝盖，甜甜地睡着了……

“哦，上帝！我相信她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子！”亨利轻轻地抚摸着劳拉的秀发，温柔地说。

“我想也是。”埃米莉爱怜地看着劳拉。

“如果我能够的话，总有一天，我要把地球盛在银盘里交给她，”亨利郑重地说，“否则，就让我下地狱去吧！”

“劳拉，我们到了。”埃米莉逐渐减慢车速，把汽车稳稳地停在了学校门口，“我每天都会想你

的。”

“我也会想您的，妈妈。”劳拉一边打开车门，走下汽车，一边说，“这个假期过得真是太美好了，我非常喜欢那幅画和那枚胸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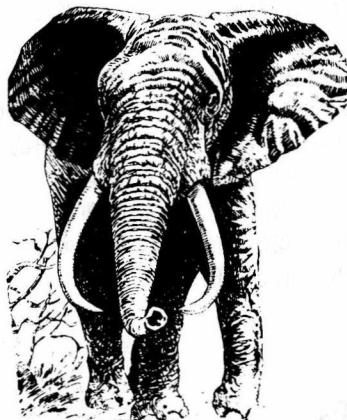
“哦，劳拉，我知道你会的。”埃米莉爱怜地抚摸着劳拉的脸蛋，“去吧，孩子。”

劳拉吻了一下埃米莉，转过身，沿着校园的小路，快步向前走去。

埃米莉站在那里，一直看着劳拉的背影消失在校园深处，才钻进汽车，漫无目的地转了几圈。接着，她来到集市，买了一些日用品和一大束鲜花，然后才开车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那束美丽的鲜花散发出阵阵幽香，弥漫了整个车厢。那朵朵盛开的鲜花使她想起了那件芭蕾舞裙，想起了世界上一切纯真的、值得自豪的、朦胧的美，而所有这些，都应该属于劳拉……

(和 峰摘自《重庆晚报》2001年10月8~9日，孙 杰图)



覃卓颖

战鼓声中的波梨耶(外一章)

青年时种下什么，老年时就收获什么。

——易卜生

大象波梨耶，年轻时是象群中最强壮的大象，吨位有普通两只大象那么重，走过大地，大地都为之震动。

但波梨耶年老的时候，也比一般的大象沉重而衰老。有一天，他到池塘边喝水，陷入泥潭中，无法脱困。

象园的主人用尽各种方法，也无法救出波梨耶，因为它太重了，没有任何的机具或大象可以拉得动它。

由于波梨耶来自王宫，是前国王乘坐的大象，园主只好把这件事禀告国王。

国王听了非常烦忧，因为波梨耶是老国王最珍爱的坐骑，父王虽已去世，波梨耶却不应该陷死在泥潭里。

苦思了一夜，国王想道：“波梨耶原是一只英勇的战象，是由世袭的驯象师家族所训练的，虽然老驯象师死了，战争也结束了，年轻的驯象师应该还知道鼓舞战象的方法吧！”

于是，国王找来老驯象师的儿子，告诉他波梨耶的处境，命他想办法。

年轻的驯象师说：“那就姑且试试吧！”

国王和驯象师带着敲战鼓的人，一行人抵达波梨耶陷身的地方，命人击奏战鼓。波梨耶一听见战鼓频催，仿佛又回到年轻时代的战场，精神大振，一鼓作气，一跃而起，脱离了困境。

不自由，毋宁死

瀑布叹道：“我得到自由时，便有歌声了。”

——泰戈尔

一只骨瘦如柴的狼，因狗总是跟它过不去，好久没有找到一口吃的了。这天遇到了一只高大威猛但正巧迷了路的狗，狼真恨不得扑上去把它撕成碎片，但又寻思自己不是对手。于是狼满脸堆笑，向狗讨教生活之道，话中充满了恭维，诸如仁兄保养得真年轻、真令人羡慕云云。

狗神气地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你要想过我这样的生活，就必须离开森林。你瞧瞧你那些同伴，都像你一样脏兮兮的，饿死鬼一样，生活没有一点保障，为了一口吃的都要与别人拼命。学我吧，包你不愁吃喝。”

“那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狼疑惑地眨巴着眼睛问。

“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摇尾乞怜，讨好主人，把讨吃要饭的人追咬得远远的，你就可以享用美味的残羹剩饭，还能够得到主人的许多额外奖赏。”狼沉浸在对这种幸福的体会中，不觉眼圈都有些湿润了，于是它跟着狗兴冲冲地上了路。路上，它发现狗脖子上有一圈皮上没有毛，就纳闷地问：

“这是怎么弄的？”

“没有什么！”

“真的没什么？”

狗搪塞地说：“小事一桩。”

狼停下脚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

“很可能是拴我的皮圈子把脖子上的毛磨掉了。”

“怎么？难道你是被主人拴住生活的，没有一点自由吗？”狼惊讶地问。

“只要生活好，拴不拴又有什关系呢？”

“这还没有关系？不自由，不如死。吃你这种饭，给我一座金矿我也不干。”

说完，饿狼扭头便跑了。

(马 篓摘自吉林人民出版社《小寓言中的人生智慧》一书)



鲁迅带给我的阅读经验是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比拟的，在无数个寂寞的夜晚，我经常会习惯性地抽出《鲁迅全集》中的任何一本，翻到其中的任何一页，兴味十足地一行行读下来，有时候读出悲哀，有时候读出沉重，有时候又会读出笑声。我知道他有着一颗敏感却又坚实的心，他是

索性把胡子剪成隶书的“一”字，从此天下太平。这胡子是最切合他的，好像天生就该如此才对。他还很勇敢地把辫子剪了，可是付出的代价也颇大：他说走在街上，常被人冷笑、指点，其待遇比一个没有鼻子的人还要坏。他后来总是留着平头，他的发质硬，一根根往上竖立着，真是很有生气、很有个性的样子。在这方面他绝对是个时尚先锋——今日染发、留辫、光头一族，比起他来可差远啦。

他似乎生下来就是个老人。看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唇上无须，不是那么能接受；中年时（“五四”时期）穿着西装，留着往上翘的胡子，也不像。年轻时候他不算好看，可是年纪越大越顺眼，越有亲和感，虽然还是横眉怒目。这是一个幽默的老头儿。萧伯纳见到他后说他比想象中要漂亮，他回答：到老了会更漂亮。这个老头儿真是有意思极了。

鲁迅有一种冷幽默，那是属于一种精神气质的东西，谁也学不来的。甚至体现在文字上和生活中的那种幽默也很难效仿，比如一篇文章中他谈到看人不能只看一面，写道，我们不能因为英雄也性交，就尊其为“性交大师”。他还喜欢取外号，小时候就老这么干，长大了脾气不改，比如他把女生的哭叫做“四条”，因为女生一哭，眼泪鼻涕一起下来也。再比如，他把许广平叫做“害马”，甚至在给母亲写信时也会提上一笔，害马一切都好之类。

鲁迅爱穿长袍。这一点与林语堂不同，林是国内穿西装，国外穿长袍。与胡适也不同。对鲁迅相对矮小瘦弱的身材来说，袍子比西装合适。但他确实是太不修边幅了一点，于是经常有这么一个形象：他穿着长衫在灰尘中趟行，被一队威风凛凛的人马冲到路边，被电梯里的boy目为可疑之人，被药房里小伙计狗眼鄙



另类的鲁迅

●吴志翔

一个注定要经受痛苦的灵魂，读得多了，也会感到这个老头儿的亲切，并且觉得他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与很多中国人相比，他太不一样了，有人说他是个“异数”，有人说他是个“怪人”。他绝对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个“另类”。

这是个留胡子的人。他的胡子很有特点。刚从日本回来那几年，他的胡子是两头往上翘的，可是老被人看不惯，以为在模仿日本人。被人家弄得烦起来，他



视，被很多人视为鸦片鬼，被警察横加搜索翻遍行李……他也经常被看成日本人，回国时一个船夫就称赞他：“先生中国话说得真好！”他说自己是中国人，船夫不信，说：“先生真会开玩笑。”对这些，他好像并不太当回事，反而经常自我解嘲一番。其实，鲁迅是很懂得穿衣服的，对女人也有相当的审美眼光。有一次，许广平胡乱打扮萧红，鲁迅就好好地训了她一通。

鲁迅的趣味也比较有意思。他偏偏对碑帖感兴趣，还有文字学、木刻、漫画、图谱之类。小时候就喜欢描什么“山海经”，长大了以后写《朝花夕拾》，还要亲自动手画几幅“无常图”。每次寄书，他总是亲自动手，把书包裹得平整清爽。他还有很强的形式感，对书籍装帧特别讲究，常常是自己设计封面。他跟那种只会发议论、别的什么也干不了的文人形成鲜明对比，换了今天，他是典型的DIY一族。

他还对各种植物感兴趣，在他的影响之下，三弟周建人成了植物学家。其实他还喜欢养宠物。小时候是一只隐鼠，但是讨厌猫，因为长妈妈骗他说隐鼠是被猫吃了。他是拿棒子打过猫的。于是有人画了一幅他执棒打猫的漫画。

在吃的方面，他也跟很多人不一样，他喜欢吃甜食。有一回人家送了柿饼给他，他喜欢得不得了，还舍不得给别人吃呢，只有在女士来做客时才拿出来，因为女士们一般只吃一片两片也。他也喜欢吃硬的东西，不像一般文人喜欢喝点汤吃点羹。他也讨厌吃发霉的东西，这跟绍兴人爱吃霉豆腐霉干菜的习惯又迥异。与中国文人酸腐气相反的还有，他不喜欢游山玩水，人在杭州教书，几乎没有出去看看西湖，以至于还弄错了雷峰塔与保俶塔。他也讽过那种文人，要么装模作样戴上斗笠背把锄头拍什么什么

“荷锄图”，要么像风波里那种乘着酒船经过村庄的酸腐文豪大发诗兴：“无思无虑，真是田家乐啊！”

他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学位，秀才好像是考上了的，但名次很靠后，那次考秀才的第一名是一个叫马一浮的人。鲁迅整个人感觉是很古旧的，但偏偏会德语、日语。尤其是他的思想新到让人吃惊的地步，比如在给青年人开必读书时说，青年人应该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因为读中国书总叫人沉下去，不想做事。而读外国书却总是会想做点事，中国书里虽然也有乐观，但那只是僵尸的乐观，而外国书里也有悲观，但那终究是活人的悲观。

虽然结婚较早，但是因为没有爱，他仍然过了十来年的独身生活。郁达夫说鲁迅冬天也穿着单裤，目的是为了抑制性欲。这种自控力着实让人佩服。认识许广平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鼓起勇气与她同居，可是并不与朱安离婚。他的儿子出生时，他已经快到50岁了。这跟一般中国人的思想又很不同，因为中国人是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他又不忌讳谈死，能坦然地谈自己的死，他取过一个笔名叫唐俟，还给家取过一个名叫“待俟堂”，都是“等死”的意思。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死》，也立过一个著名的遗嘱，其中有大家熟知的“一个都不宽恕”。遗嘱中比较另类的内容还有：不要别人搞什么悼念活动，以免让成群的小人来谬托知己，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他在《野草》中写过一个英雄的悲哀——死后一只苍蝇在他的脸上爬来爬去，却动不了）；也不希望让一班无聊文人以此场合作为炫耀文墨的斗法场；还有劝名义上并非妻子的许广平“管自己生活，否则可真是糊涂虫”，至于自己呢，“赶紧埋掉，拉倒”；再有就是希望儿子做点实实在在的小事过活。

这是个不怕得罪朋友的人。这一点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感觉他好像是在跟整个文化界知识界为难。他是成拨成拨地得罪人，也难怪名声总是不够好，一辈子不怕处在骂与被骂的中心，处在被所谓正人君子或绅士淑女们皱眉的境地，这是需要很大的胆识和胸襟的。随手一列，他骂过或者冷嘲热讽过的人有吴稚晖、陈源、徐志摩、章士钊、胡适、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周扬、成仿吾、章克标、邵洵美等，与他打过一点笔墨官司的人里甚至还有夏衍、朱光潜、李四光、施蛰存等。他跟林语堂闹翻是在一次吃饭时，因为感觉林语堂话中有讽刺，当场站起说：

“我要声明！”两人于是吵起来，鲁迅这么做是很煞风景的，于是据说在场的女士们都开始皱着眉头哼哼叽叽了，感觉鲁迅此人真无趣也。

但是鲁迅的脾气这么不好是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中国实在是个巨大的垃圾堆，苍蝇成群，蚊子成团，一些所谓知识者一直不断地在叽叽歪歪，心情怎么好得了？有好心情的人才是变态的种！何况相比之下鲁迅被骂得更多更狠！鲁迅他是想改变啊！那些好脾气的先生们，又有哪一个会为一个粪厂的工人被诬杀而辩护？哪一个会为一个无名的学生被虐杀而愤怒？读鲁迅的《保留》《纪念刘和珍君》等，常使我忍不住泪下。

鲁迅甚至与自己的兄弟周作人也闹翻了，这是鲁迅心里最大的疼痛。要知道多年以来鲁迅为这个弟弟付出了多少！而且他不但把周作人当成弟弟，更是引为知己的。他们本该是属于那种一起在严寒中互相取暖的兄弟，他还一直把这个弟弟视为骄傲，可是他们两人居然成为仇敌。鲁迅为此大病一场，可见他的心痛。兄弟失和后，很多无聊文人又得到了证据，在那儿嗡嗡地议论，



•诗二首•



母亲之歌(第八支歌)

●[俄]拉苏尔·加姆扎托夫

母亲和母亲彼此相像，
如山脉之间的重重海洋
高山与高山彼此相仿，
我从碧空中向群山凝望。

层峦叠嶂依傍着雷雨，
越接近山巅岩壁越陡峭，
世上的山峰纵有万千，
没一座比得上母亲崇高！

无论我欣喜或是悲伤，
你都是我可靠的山峰。
夜晚的星斗黎明的霞光，
妈妈，全都被你纳入心胸。

如今，我凝视四面八方，
到处都呈现你的形象：
你在百花盛开的大地，
你在波光万顷的海洋！

大地难包容你的慈祥，
天空容不下你的高尚，
妈妈，我真觉得奇怪，
你怎么能，怎么能走进
那低矮狭小的木板房？！

(张枭剑摘自《世界文学》2001年第5期)

**又勾起我的思念，
你的微笑**

●[意大利]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吕同六译

又勾起我的思念，你的微

笑

有如一汪碧水
偶然发现在沙滩卵石间，
有如一面明镜
映照常春藤一蓬如盖的绿阴，
拥抱洁白而静谧的云天。

那是我的记忆；
我不晓得怎样表达才好，
啊，它多么遥远，
当你的微笑
漾着一颗自由、纯朴的魂灵，
它又多么真实，
当你是一位漂泊无定的游子，
把苦痛当做护身符随身携带，
人世的邪恶折磨得你心力交瘁。

但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深思的身影
把沉沉忧伤亲切抚慰，
你的诚挚的微笑
融入我的灰色的记忆
有如棕榈树青翠的华盖……

(张鑫摘自《外国象征诗精选》一书,林晓图)

说你看鲁迅这人不是疯狗是什么，鲁迅不辩解，他不屑于这么做，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人一旦处在需要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的地位就已经非常屈辱。

他无法不讨厌那个所谓的知识阶层，尤其厌恶无聊文人，所以他对他青年说：“要什么鸟七八糟的鸟导师！”他喜欢给部队里质朴的军人作演讲，还说他倒更喜欢听听大炮的声音。在南京水师学堂求学时他就想过当海军，当时还喜欢骑马，留学日本期间，他本来受命回国刺杀某大员，但是临时动摇，说家中有老母需要照

顾，推掉了。平时很少表现自己的鲁迅还曾跟许广平等北师大女生们吹牛，说他的枕下就放着一把剑。纵观当时文士，无人能有他的那种斗争姿态，有人说鲁迅的骨子里是个旧式的士大夫，但我看，他更像个中国老式的刺客，或者日本的浪人、武士。他写过《铸剑》，其中的黑色人宴之敖者应该是他自况（鲁迅也用“宴之敖者”做过自己的笔名）。

鲁迅的另类使他很难见容于中国这个社会。我写鲁迅，虽有游戏笔意，但心中其实含着苦涩。我本是个感性的人，屡为鲁

迅那些理性、严谨的著作中偶尔流露出的伤感、悲凉乃至绝望而深深叹息。在《鲁迅全集》第一册的扉页上我写了这么一句话：

“此生只为先生流泪。”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点也不感到羞愧，也许因为他是一个承受太多、付出太多的人，也许是因为本能地把他视为一位能理解青年内心苦闷的长者。他厌恶虚伪，不懂装饰，而他又那么敏锐，能直接抵达我们的内心，所有的骚动和不平……

(水斋摘自《中国青年》)

2001年第20期)



里画上生命的句号。

这白发苍苍的芦苇，是樵子柴担上悠然飘起的一缕秋光，是村姑眉宇间挥之不去的一抹苍凉的妩媚。像衣香鬓影的女子涉水而来，从古代，从《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遂成千古绝唱。洄流中，弄篙荡舟的少年水手，采兰撷芷、在水一方的窈窕淑女，映衬着茂密的芦苇，成了三千年文明古国最优美的诗行。

倘若寄身木筏，去溯芦苇之源，那么，你能听到许多滩边涯际拉纤的号子和寨头镇尾浪漫的故事。你也会发现，苍凉凄美的芦花那么轻易就能拨动深藏的沧桑和历史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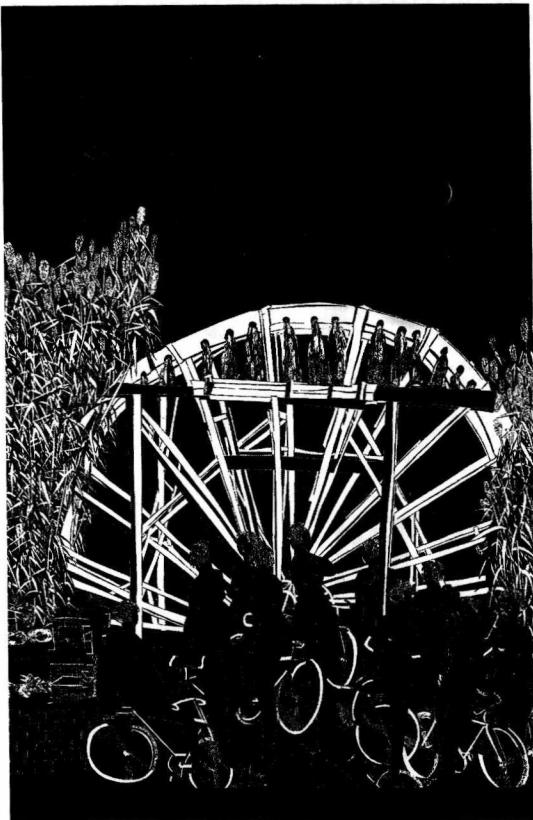
易水之滨，高渐离击筑，悲凉的旋律中，荆轲告别燕太子丹，踏上刺秦的不归路，他身后的芦花，一定在萧萧寒风中轻飏。乌江之畔，四面楚歌，西楚霸王柔肠寸断，在“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叹声中，虞姬挥动长剑，裙袂飘飘，作最后的生命之舞。在她倒下的地方，雾茫茫，一片缟素，那是一岸的芦花在为这悲怆的诀别飘雪飞霜。汨罗江边，披发行吟的逐臣屈原，掩涕叹息，仰天长问。佞臣专权，楚王昏庸。居庙堂，不能为民解难；谪乡野，不能替君分忧。生命的大寂寞郁结于心，奔突于胸，使诗人纵身大江，荡起的涟漪是芦苇悲鸣的泪滴，在湿湿的夜色中流淌。青青的生命的枝叶包裹起千千万万人民的崇敬和思念，投入历史的长河，成为端午节最深沉的纪念。

真正拥有芦苇，是在大学时代。我喜欢在学校后面的江边漫步——那里，茂密的芦苇像无边的绸带，向着远处缓缓铺开。流苏似的芦花，像云，阵阵清香在如纱似雾的月光中弥散。牛乳般的暮霭流动如烟，小鸟在苇丛中呢喃，还有几声蝉鸣，几声虫唱。宁静，温和，洋溢的诗情触手可及。倘是周日，阳光暖暖地流泻，我用苇叶编一只小船，轻轻放入江中，看它悠悠地随风而去。更多的时候，我一卷在握，于芦花下，和屈子同愤，跟太白同醉，与东坡同发少年狂。在绵绵秋雨和茸茸的芦花织成的透明心境中，我读懂了字里行间的辛酸、痛苦、孤独、浓醇、率真和苦涩。人世沧桑和历史悲剧熔铸的惨痛，犹如滴血的利刃，我们的前人把它揉碎了，咽下，宁可肝肠寸断，也要噙着泪带着微笑，轻轻地说，往事如烟啊！

人是孱弱的，就像一根芦苇，但人又是坚强的，从柔弱中焕发出无穷韧性，那种连自己都有可能意识不到的坚韧，陪伴着我们一路向前。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它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这根能思想的芦苇，就是你，就是我……

(省吾摘自《语文学习》2001年第10期,冷冰川图)



● 张弛 心中的 芦苇

记忆中，有一片茂密的芦苇。她像自由的精灵，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独守江畔一方瘠土，筛风弄月，潇洒倜傥。瘦瘦的筋骨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密密的芦花像一片片灿烂的微笑，将野地的清苦和宁静浓缩成亘古的沉默，醉倒了金风，醉倒了诗人。仿佛是王维的山水诗，寻不出现实意味和历史痕迹，只有一抹淡远空灵飘浮于烟的高度，还有一分清高，一分落寞，一分不为人知也无意让人知晓的随意与散逸，原始般的单纯和清淡。

芊芊芦苇，在滩涂上扎根，无拘无束；在纤桥旁摇曳，蓬蓬勃勃。从苍翠的湖绿，渐渐化做凝重的墨色，却依旧亭亭玉立，倩影婆娑。即使翻越季节的山峦，静候白霜降临，那满目的芦花与天上的白云融为一体，绵延至月光不能触及的远方，也依旧洁白光泽，充满蓬松的张力，然后在冰冷的纯洁



● 曲力秋

特 别 | 别 告 别

2001年6月6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上午10时40分，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全体师生和其他院系的学生代表聚集到这里。他们面前的主席台上坐着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还有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和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等人。

朱镕基总理以他一贯的坦诚直言说：“今天，我来到清华，心情非常激动，还有点怕……毕竟是后生可畏啊。”

“我今天来这里，其实不是作报告的，是来告别的，是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告别会。”

为了这一天，朱镕基做了很多工作，他向在场的师生们透露了其中一些过程：

“1984年，刘达同志邀请我做院长，我本来没有学过经济，但对管理特别感兴趣。所以，不知高低，一口应承下来。但是这些年，我给经管学院没有做过什么事，甚至同学们想见我一面都难，我扪心自问，难道我真的是政务繁忙到见同学们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吗？扪心自问，心中有愧。我带过4个博士生，他们的论文我也读过，但的确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来，所以我就把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者邀请来，成立了顾问委员会，希望能对经济管理学院的成长有帮助。”

“开第二次顾问委员会会议时，美林银行私下给我递过一封信，说愿意捐给经济管

理学院50万美元。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不能收，因为我是请他们来提建议，而不是乱收费的。我不能让外国人说‘中国到处乱收费，现在连清华大学也乱收费’啊！”

“因此，我告诉王校长、贺书记，我当这个院长其实没有好处，有钱也不能收。我自从做总理以来，事情很多，因此好几次提出要辞去院长一职。但他们每次都做工作，说起了作用，但是我也不知道起了什么作用。

“我今天来是正式辞去院长一职的，也请在座的其他院系的同学做个见证人，教育部长陈至立也是见证人。大约校长、书记也考虑到我前边提出的情况，同意我辞去院长一职。

“大中校长说，如果院长不做，做个荣誉院长也好。我说不行，最后只做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所谓荣誉，就是来也可以，不来也行。我绝不耽误顾问委员会的运行。”

朱镕基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在校时，他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学生干部，做过班长，也做过学生会主席。在他看来，“清华不仅是一个为学的地方，还是教人为人的地方”。他至今还记得电机系老主任的告诫：为人要比为学更重要。为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朱镕基坦率地承认自己在校时不是一个



●吴娟瑜



人·生·三·态

从事业务的他，每天为了养家东奔西跑，当不景气逐渐笼罩过来时，他更加快了脚步，深恐哪一天业绩挂零，总经理要他走。

就在和他分享如何苦中作乐，如何寻找工作意义时，我在纸上写了“生存、生活、生命”，并问他：“你觉得自己活在哪个层次比较多？”

他年近四十，算是豁达，可是当压力来时，往往一头就钻进牛角尖了。

思索了半晌，他缓缓地说：“在家里，我和家人好像多半处于‘生存’的层次，就是吃、睡、看电视；和同事多一点点‘生活’层次，还能聊聊；

至于‘生命’层次，我不太懂，这个很重要吗？”

他为了养家糊口，可能无暇顾及其他，可是本末倒置的选择，也可能是造成他不快乐的原因。

我再问他：“当孩子们从外回家，通常你会怎么做？”“我会说：‘回来了。’要不就是看他一眼，再继续看电视。”

我问：“这是哪个层次？”他干脆地回答：“生存。”我说：“所以，缺少了‘生活’层次的互动学习，也缺少了‘生命’层次的关怀分享……”

“啊！”他恍然大悟，“我知道了，原来我和客户在一起时，只停留在‘生存’层次的‘赚钱’目的，难怪有压力！”

“对！”我鼓励他，“如果不是只为了‘生存’而赚钱，还能为了‘生活’而成长，为了‘生命’而乐于分享，日子就会好过得多了。”

(吕 回摘自《参考消息》2001年10月17日)

好学生：“我不喜欢工科，因为英文好，喜欢文科，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有人说没转成是对的，因为国家后来还是重视工科的。我那时候在班里不是最好的，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大操场上同班同学张丰鎔（音）跟我说的那几句话。我说，我在中学时是班里的第一名，现在跟班上那些认真学习的人相比也没怎么不用功啊？张告诉我说：在来清华之前，哪个不是第一名？清华竞争的确非常激烈，人才出了不少，我们班里就出了3个院士。清华有自己的精神，至于这精神是什么，需要在座的诸位回答。我的理解是：追求完美！”

朱鎔基谆谆告诫在场的师生：

“每个清华人都负有责任，建设这个国家。为学，要扎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

“我曾有过20年（1958~1978）没有党龄的日子，但是那些日子里，我从没有放弃过我的信念。我没有忘记清华对我的教育，没有做有愧于心的事情。

“我对儿女很严格，虽然他们没有上清华，但是身上有清华

的精神。二儿子十几岁的时候，很喜欢楼上的阳台，有一天拿了一张破油毡布，在上面铺上了一层土，准备种菜。我问他这是从哪里拿来的，说：我们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儿子委屈地告诉我，不是别人家的，是从计委门口垃圾堆里捡来的。我还是要他把油毡布送回去，即使垃圾堆里的，也不能捡。于是我们从家一直走到计委门口，规规矩矩放到垃圾堆里。他们也很争气，后来我做上海市市长、副总理的时候，他们出去留学，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父亲位居要职。他们依靠刷盘子、打工度过了他们的留学生活。现在都已经回到国内。”

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过去了，朱鎔基的演讲已接近尾声。12时40分，是一个让所有的清华人都感到伤感的时刻。

朱鎔基再一次向他所热爱的母校和学生告别。

“今天，我告别清华，以后就很少来了，实际上，就是不来了。

“但是，请大家放心，我的心永远留在清华。清华的每一个成绩，我都会欣慰；清华的每一

个难处，我都会关心；清华的每一个不足，我都会指出。

“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

朱鎔基的话音慢慢地在会场上消失，会场沉寂了一会儿，突然之间，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很久很久。

雷鸣般的掌声结束后，清华大学的王大中校长致简短的答谢词。

王校长情绪激动地述说了朱鎔基对经管学院的支持和帮助，以及对朱总理的殷殷挽留之情。最后，他说：“人格魅力是伟大的力量，我们非常庆幸我们有这样一位有着巨大人格魅力的总理和学长，希望他成为大家的好榜样。”

“再一次感谢总理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同学们再也坐不住了，没有谁的命令，全场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朱鎔基向四周鞠躬致意，与王校长握手。

在走下主席台、离开会场的时候，他沉默着，紧闭着嘴唇，一句话也没有讲，也没有再回头看台下的学生们一眼。

(一) 夫摘自《领导科学》

2001年第20期)



那年金日熙才 12 岁。朝鲜半岛战争爆发，他从战机的咆哮声中捡回了一条小命，从此定居于白头山附近的一个小小乡镇，与祖母相依为命。

金日熙听从祖母的话，每天清晨点燃一支香，祈求双亲平安无恙，身体健康。父母亲被内战的炮火轰击得不知去向，存亡未卜。他们虽然住在一个“不信神”的国度，但是祖母不理会这些，60 年的信仰无论如何改变不了。

金日熙每日点燃一支香，虔诚的一支香。

当他 32 岁时，已经一共点燃了 7300 支香了。祖母由于上次在内战时受了内伤，屡医不愈，已经在十多年前进入地府追随她那被敌人的炮火轰得粉碎的丈夫去了。金日熙没有因为祖母已经不在人间而忘了为父母祝福。爸妈的安危，像一条百年老虫，日日啃嚼着他的心肺。

金日熙仍然是每日点燃一支香，虔诚的一支香。

当他 52 岁时，已经一共点燃了 14600 支香。那时他已经是一名高干了。但是他无论如何忘不了父母的音容。他尤其记得，少儿时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水灾，整个村镇汪洋一片。他一个人躲在茅屋顶，死抓住屋角的硬木不放。渐渐支撑不住了，眼看就快要被急流冲去了，这时正在与洪水奋战救人的爸爸忽然泅近，把儿子从死神手里夺回来，接到高地。祖母爸妈孩子抱头痛哭。这一幕，不时在他的眼前显现。

金日熙仍然是每日点燃一支香，虔诚的一支香。

当他 62 岁时，已经一共点燃了 18250 支香了。那天红十字会会带给他一个莫大的喜讯：他的双亲被证实仍然健在，住在离汉城不远的处的农村。屈指一算，父母亲都已经跨过 90 大关，垂垂老矣。所幸他们还在人间，感谢上苍！

那年 5 月间，金日熙被选中可以参加平壤探亲团前往汉城。他欣喜若狂。他多么想当天就能够飞到南方去拜见父母呀！啊！同是大韩民族，为什么跨越“三八”线竟然比登上月球还难呢？



第 18475 支

香

● [新加坡] 黄孟文

公元 2000 年 8 月 15 日早上，金日熙肃穆地点上了第 18475 支香。他正襟危坐，默默祷告，他为即将能见到那思念了超过 50 年的老父老母而万分高兴！

近午，金日熙和其他 99 位朝鲜人飞抵汉城机场。他手里执

着一幅已经变得灰黄的黑白照片。照片里共有 3 个人：一对快乐的年轻夫妇抱着一个天真烂漫的小男孩。那时的妈妈呀，如此美丽！他静候着那即将到来的一刻。

探亲团一进入预定的会场，几百名等候者立即站起来。霎时会场一片混乱，“欧妈尼！”

“欧爸吉！”的呼唤声此起彼落，哭声震云霄。好不容易看见人群中有一位被簇拥着的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白发苍苍。在旁人的指点下，金日熙快步奔向前，直视着轮椅上的老妇人，喉咙里发出一个又悲又喜的问句：“妈妈，是你吗？”

坐在轮椅上的老妇人挣扎着要站起来。她昏花的老眼似乎认出了那个已经进入老年的儿子，那个无日不挂在唇边的亲生骨肉！

金日熙紧握着妈妈那双干枯龟裂的双手。他双腿一软，徐徐跪了下去，老泪纵横。仔细端详母亲的脸，在他的心目中，今日的“欧妈尼”更为美丽！

金日熙兀地站了起来，举目四望，大声叫道：“爸爸呢？爸爸为什么不见？”

没有人给他一个正面的回答。

在红十字会的安排下，金日熙驱车直往汉城郊外。他一定要见到爸爸。等了半个世纪，日日祷告，点燃了 18475 支香，还跨越过了比登上月球还要困难的藩篱，他一定要见到爸爸！

抵达目的地时，没有人出来迎接他。他心急地直向屋里冲去。他没有看见“欧爸吉”。惟一迎接他的是悬挂在堂屋正中的一幅照片，照片中有一位慈祥的老翁在微笑。案前香火袅袅。

金日熙霍地跪下，大声号啕。他望着那位微笑的老翁，猛捶胸膛，继而吐出了发自肺腑的哀音：“爸爸啊，我来迟了！”

（钟晓摘自《小说界》2001 年第 5 期）